朱子年譜

考異 附錄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年譜

考異附錄

(三)

王懋竑纂訂

朱子年譜卷之三下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三月十八月啓行在道再辭并請祠夏五月復趣入對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劄子二　劄子三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語錄〕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自陳昨任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制將之權旁出閣寺上曰這箇事卻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況此曹奸僞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爲說聖諭謂爲不然臣恐疎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輿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洩漏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

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尙可。小人有才。鮮不爲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辨云云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爲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塗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唯恐其不速。棄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爲苟且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卻不聞此。果有此。豈可不理會。卿可仔細採探。卻來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正官。臣今迤邐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李燾祖。〔行狀〕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本傳〕時曾覿已死。王忬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

〔文集〕戊申延和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云。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熹以未能卽日拜命供職。卽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俟病愈赴部供職。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自辨。卽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本傳〕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程頤張載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行狀〕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職。旣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乞磨勘者。十有四年。

在道辭免新任。有旨趣之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幷請祠。磨勘轉朝奉郎。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八月。辭轉官。辭職名。皆不允。遂拜命。

〔年譜〕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諭宰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或對以栗在漏舍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

用此術。詔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先生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請祠。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狠愎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乃出栗知泉州。而先生亦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焉。告詞云。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幡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爲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時。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讜論。留寘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諗。祈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眞祠。夫指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慍。此古之清達之士也。朕察爾誠。是用陞職二等。聽食優閒之祿。身雖在外。亦有補於風化。淳熙十五年八月某日中書舍人鄭僑行詞。洪本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狀三。　辭免磨勘轉官狀。　辭免直寶文閣狀。

九月復召辭。

〔行狀〕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

〔行狀〕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文集〕戊申封事云。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爲比。其爲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慚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爲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意。則寵既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卻。懇扣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言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於再下。而爲臣子者。堅臥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爲。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爲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庭。侍從之列。

方有造爲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爲横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爲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爲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

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又按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己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爲。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爲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被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之。不以一日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事。而臣輒妄論其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

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

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二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扑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外國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稍有知識無不以此事爲言者既皆不蒙聽納甚者至或抵罪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言此者蓋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動搖言之無益徒足乖忤以致所言他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姑論其次耳不唯如此亦以過失之萌人所創見故以爲異而爭言之及其既久則習熟見聞以爲常事而不足言正如近年冬雷秋雪時時有之人遂

不以爲異。然此豈可常之理哉。惟臣愚暗。不識時宜。故今日猶復論此。人所諱言而厭道之事。雖幸未蒙誅戮。而亦未見有所施行也。臣竊思之。必使陛下聽陳遠言。而逐其平日深所愛幸之人。誠有所難能者。然此事利害既陳於前。而臣所深憂。又恐其不可爲後聖法也。伏惟陛下深爲宗社子孫萬世之慮。忍而行之。天下幸甚。

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卽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竊聞之道路。自王丞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蓋扑與此人。專爲諸將交通內侍。納賂買官。得其指意。風喻軍中。爭第論薦。以欺陛下。實將帥之牙儈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向者鄂帥剋剝之事。亦是此人內外營救。遂致罪人漏網。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爲之不平。既而又有匿名揭榜。暴其過惡者。亦被決配。此不惟行道太偏。足爲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將之罪者。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廬肘腋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姦。此於國計深恐未便。前代之監。蓋亦非遠。伏乞陛下。少留聖慮。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旣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

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制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臣竊聞太祖皇帝。改營大內既成。躬御正殿。洞開重門。顧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識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爲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聖照。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鬬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

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非來所奏劄子內一云伏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其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哉之知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戾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至於輔翼太子之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爲無不如志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再此具奏伏乞聖照

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以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鬬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文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

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邪。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賓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臣伏見比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爲使之習事。不若勉其修德。況今皇太子宜德春宮。歲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修德之學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雖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意於此而已。伏乞聖照。　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

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賓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者。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出世。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嘗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

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汚。廉恥廢壞。顧猶以爲事理之常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之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窺伺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有以贓汚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

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左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辟闢。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細削。而繼以進用。臣伏見近年惟有主張近習一事。賞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含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以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臣於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據平之一事而言。則臣於易象稱物平施之言。竊有感也。蓋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等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爲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福。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於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陋亦隨羣逐隊。排連儐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臣聞古先聖王。數求哲人。俾輔後嗣。然則今日正是博求賢能。置之列位之時。而此人趣操不謹。懼禍身害。乃敢陰爲讒惡。公肆劫持。遂其姦謀。不爲國計。欲望聖慈。密賜宸斷。

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

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唿則唿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寧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甯。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偸。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呆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

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眞爲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尙未論

也。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文閭里。君民兩足。公私俱便。此誠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會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爲隱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毫分銖兩。盡要登足。會懷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寃痛日深。得財失民。猶爲不已。況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將無有可得之理。若不蚤救。必爲深害。臣每讀大學卒章。見其所論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者。其言丁寧痛切。未嘗不爲寒心。惟陛下少留聖意。亟發德音。以幸天下。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諸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祕。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慢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爲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

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細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

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屯田一事。如臣之策。亦是將來將帥得人之後。方可施行。若將帥止如今日。卻恐徒壞漕司已成之功。無補將帥兵屯之實。且乞指揮。趁此水災之後。廣招流冗。并行民屯之策。以俟見效。仍詔漕臣。更加詢訪利病之未盡者。條具以聞。然後隨事商量。及時措置。庶幾已成之緒。不至動搖。輕有毀壞。伏乞聖照。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饋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原不復。仇敵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爲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

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爲無事乎且以衞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尙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彊暴之寇仇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堂奧之說已陳於前此句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卻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臣竊見尋常之人將欲開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爲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況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爲盡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然臣於此事不敢盡言若蒙聖明少加聖慮則當此時誠亦一新德業重整綱維不可失之機會也臣狂妄僭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裁赦重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奢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頹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然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爲虛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霪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爲大言以欺

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眞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眞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甯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眞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眞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顚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眞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髣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眞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

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質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闇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蘊奧姦人鄙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害於己之所爲以故相與怨疾指爲道學而加詆訕焉臣已略論於前矣夫世俗無知既以道義爲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爲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辟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閔馬父之所深憂也今敦頤等所著之書頗藏册府陛下試取而觀之聖學高明必將有默相契合而見諸行事若夫者若遂於此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爲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彊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爲富彊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見又嘗

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士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剖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臣區區私計。輒冒威顏。并此陳述。臣賦性拙直。不能隨世俯仰。故自早年。即自揣度。決是不堪從宦。所以一向竊食祠祿。前後九任。豈不知有致身之義。亦非恬無濟物之心。實爲退藏。蓋以避禍。中間稍蒙任使。果然自速顛躓。十年之間。措身無所。今者一出。又致紛紜。幸賴聖明。保全終始。增其祿秩。使足以免於飢寒。進其官資。使足以延於嗣息。此皆已非臣平生意望所及。天地之恩不啻厚矣。今者奏疏。止爲感激陛下虛心屈己。容受狂言。故竭平日憂國之誠。以畢前日願忠之意。所冀上有補於聖明。下無負於所學而已。非敢變其初心。而復有進爲之望也。若蒙聖慈詳賜觀覽。循其本末。次第施行。使臣之言。卓然實有可見之效。則臣不待違心犯愚。以汚周行。而其榮遇已不在諸臣之後矣。如其謬妄無可施行。則投閒置散。乃分之宜。雖欲借之恩私。適足增其慚懼。決非臣之所敢當也。竊恐陛下見其所論懇切。誤謂尚堪使令。故復具奏。伏乞聖察。伏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臣之所論。雖爲一時之弊。然自規畫。實皆治體之要。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蓋先聖後聖。其時雖異。而其爲道未嘗不同。此臣之言所以非徒有望於今日。而又將有望於後來也。疎遠賤微。言不敢盡。伏惟聖慈。憫臣愚忠。特賜宣示。千萬幸甚。

臣熹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行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年譜)楊復曰。先生當孝宗初政。囊封陛對。皆陳復讎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乃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志。日滋日長。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懈弛。釁孽萌生。區

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此所以惓惓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爲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原不復。讎虜不滅。臣請伏鈇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曷嘗忘復讎之義哉。但以事不可幸成。政必先於自治。能如是。則復中原滅讎虜之規模。已在其中矣。

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行狀〕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敬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　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因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者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獨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唯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祕省郎曹之除。皆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不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

〔文集〕辭免召命狀。　辭免召命奏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是歲二月。始出太極圖說。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文集〕題太極西銘解後云。始余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俾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文集〕答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兩句爲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甲辰後。答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戊申〔語錄〕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背矣。況羅先生於靜坐時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楊道夫。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便似坐禪入定。葉賀孫。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陳淳。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定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陳淳。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沈僩。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廖德明。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春正月。除祕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職名。

〔年譜〕拜祠命。辭職名。

〔文集〕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卽位。

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年譜〕二書定著已久。猶時加窺改不輟。至是以穆洽於心而始序之。又各著或問。中庸又有輯略。先生微言大義。具見二書序中。尤學者所當盡心也。洪本〔語錄〕大學是爲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不知何人。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復尋究。待他浹洽。旣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的。如何得。楊道夫。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卻看章句。或問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會。葉賀孫。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仔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葉賀孫。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葉賀孫。說大學啓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葉賀孫。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鋟木如何。先生曰。公歸時煩說與。切不可。某爲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

之內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邵浩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爲難。葉賀孫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髑突而今看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去看。葉賀孫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這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不知何人〔文集〕答許順之書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誤誤人深爲可懼耳。丁亥答呂伯恭書云中庸章句一本上納。此是草本勿以示人更有詳說一書字多未暇餘字後便寄去有未安者一一條示爲幸大學章句並往亦有詳說後便寄也。甲午○詳說疑卽或間稿與張敬夫書云大學中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乙未十二月答詹帥書云中庸大學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大學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論冗說極多舊本直是見得未眞也。乙巳

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

〔文集〕辭免狀云右熹四月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誤寵橫加乃超三級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年譜〕詔辭云以爲寵卿以爵秩不若全卿名節之爲尤美也乃上表謝。

〔文集〕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謝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及賜詔書奬諭表。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

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辭。

〔年譜〕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先生以江東漕置司建康。奄豎守行宮循習。至與監司帥守迭爲賓主。故不敢受。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洪本

冬十月。詔免回避。疾速之任。復辭。

〔文集〕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狀二。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行狀〕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

〔文集〕辭免知漳州狀　辭免知漳州劄子。

朱子年譜卷之四上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夏四月二十四日。到郡。首頒禮教。

〔年譜〕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寖薄。先生以民未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絰者。首下教諭古今禮律。以開喻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之教。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菴舍以居。悉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爲諸生倡。〔語錄〕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詞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爲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些向背。稍知爲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應。弄得來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爲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卻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爲諸君恥之。陳淳先生熟聞

知錄趙師虞之爲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舉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楊道夫。）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曾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塡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葉賀孫。）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卻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者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自家常閒吏肯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肯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葉賀孫。）

奏除屬縣上供罷科茶錢乃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

奏狀云將諸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枝龍眼乾錢抱認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七千六十四貫及近年所增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五十四貫盡與觸減〔行狀〕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

〔文集〕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條畫經界事宜申諸司。

〔年譜〕初先生爲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改命臨漳會臣僚有奏請行於泉漳汀三州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下其事於州先生既至適與初意合卽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算造

之法盡得其說乃具申諸司以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蓋謂田稅均則爲公私之利否則爲害行之詳則足爲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故差官置局打量步畝攢造圖帳三者皆必可行而三者又各爲條畫其便宜使之無擾而辦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困苦單弱無能之人故雖有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才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辭以惑羣聽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誠不能無將不得行之慮也

詔相度漳州先行經界秋八月上條奏經界狀

奏狀云准省劄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須至條畫奏聞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輭力不任事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任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本州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熙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未見全文乞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

行下。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凡山川道路。人戶田宅。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但收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爲諸保諸都之別也。今只令役戶作草圖草帳。而官爲置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費用若干。具申漕憲。於本州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煩費矣。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今恐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雖一番打量攢算。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姦民猾吏。並緣爲姦。爲今之計。盡去此等名字。只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概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卻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錢若干。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倉交收。卻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遇辰戌丑未年。逐縣令諸鄉各造一簿。開俱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系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卻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產錢若干。使其首尾相照。又造合縣都部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烟爨地分開排總結。并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并無僧行住持。田

土爲人侵占失陷稅賦不少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意〔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指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卽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矣〔語錄〕經界既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卻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管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如被人少卻百貫千貫卻不管及被人少卻百錢千錢便反到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今分明是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沈僩

〔文集〕經界申諸司狀　再申諸司狀　條奏經界狀

九月奏劾黃岌罪狀

奏狀言縣官黃岌怠慢不職專務營私不以國家養兵捕盜爲念其士軍月糧不爲及時交納致令一寨士兵饑餓狼狽實非細事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本州遂將黃岌與龍巖縣主簿對移已申尚書省並諸司照會訖欲望聖斷將黃岌重賜施行以爲官吏慢人廢職不恤軍民之戒

〔文集〕按黃岌狀

冬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祠不允

〔行狀〕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任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蓋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邦人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爲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傅兩足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宋史十月二十二日會慶節又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制錢之屬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力沮之者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有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甯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已具奏牒乞從罷黜而並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少賜矜憐復得奉祠則又千萬之幸也

刊四經四子書于郡

〔年譜〕壬辰奉以告諸先聖各爲說繫於後以曉世之學者〔文集〕書臨漳所刊四經後易（載易本義成下）

詩載詩集傳成下。書。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子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並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

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祭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細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公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尙有以成吾之志也哉。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尙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幷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

〔文集〕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年譜〕按語錄云。某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云。熹覺得

今年方無疑。章伯羽・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林夔孫丁巳・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驗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洪本

列上釋奠禮儀。

〔年譜〕先是南康淮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其中有未詳備。又朝廷編類臣民禮儀。鏤板頒降。亦恐有未詳備處。乞更增修。事未施行。至是乃復列上釋奠禮儀數事。且移書禮官。乃得頗爲討究。則淳熙所鏤之板已不復存。後乃得於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始能定議。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他官。遂格不下。洪本

〔別集〕申禮部檢狀。

十一月。詔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

申狀云。尚書省十二月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泉漳汀三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先將漳州措置施行。〔行狀〕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

喪再請奉祠。其後經界竟報罷。〔語錄〕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員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以爲可行。而泉州顏尚書操兩可之說。致廟堂疑貳。卻是因黃伯耆再論。上如其請。即時付出三省。宰執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春正月。申轉運司。經界乞候冬季打量。

申狀云。正月九日准省劄。十一月降指揮。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欲於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目今雖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煖纔及多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犂。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十月一日然後打量。〔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經界已被漕檄。聞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措手。已申漕司。乞候十月一日打量矣。其合預行措置事件。則目今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族。倚勢幷兼者。惡其害己。莫不陰謀詭計。思有以動搖。未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墮於騰口間說之計。則如熹等輩。尚得以効奔走。而微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當以微罪自劾而歸。不敢遊丞相陶鈞之內矣。〔年譜〕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多以爲不可行。先生與書再三切言之。有旨先行漳州經界。而已是春初事已無及。二月。先生以子喪乞祠去郡。冬十月。漳州進士吳禹圭訟其擾人。詔寢其事。而三州經界訖不行。洪本

奏請褒東溪高公登直節。

〔年譜〕高東溪先生名登。漳浦人。爲古縣令。以直言忤秦檜削官。徙容州死。舊有祠郡學中。先生爲之記。至是奏請於朝。昭雪褒贈。以旌其直節。洪本〔文集〕與留丞相書云。高古縣特蒙主張。得被仁聖漏泉之澤。九原忠憤。一旦獲伸。丞相所以褒顯忠直。摧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

〔文集〕乞褒錄高登狀。

二月以嗣子喪請祠。

〔年譜〕正月癸酉。長子塾卒於婺州。報至。卽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葬。

奏薦知龍溪縣翁德廣。

奏狀言。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爲赫赫可喜之名。而有懇懇愛民之實。察其施爲。庶幾乎古之循吏者。欲望聖慈。特與陞擢差遣。以爲官吏勸事愛民之勸。〔文集〕與留丞相書云。龍溪亦蒙收召之恩。始望蓋不及此。

〔文集〕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三月復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

〔行狀〕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語錄〕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爲病。幸其有是請也。亟啓從之。陳淳

夏四月二十九日去郡辭職名。

〔年譜〕先生去郡卽辭免職名蓋上初政嘗申孝宗是命力辭得請已降褒詔難以復受故再辭焉。

洪本〔語錄〕先生在臨漳僅及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愕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昌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盜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息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豈不深可恨哉。陳淳

〔文集〕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叅橋。

〔文集〕與留丞相書云以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答吳伯豐書云此間寓居近市人事應接倍於山間今不復成歸五夫見就此謀卜居已買得人舊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書樓更旬月可畢工也。

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

〔文集〕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九月。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辭不允。冬十二月。復辭以經界不行自劾。

〔文集〕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狀二。即自劾狀。

〔文集〕面留丞相書云。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斷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

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盧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四月又與留丞相書云。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天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蹢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七月又與留丞相書云。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眞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眞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邱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甚。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十月

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年譜〕先生往歲聞永嘉陳傅良君舉嘗有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遺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

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欲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詞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劃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客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先生答云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乎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向風引領不勝馳情〔文集〕又與陳君舉書云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鐫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爲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者痛掊擊之庶有以得其眞是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爲道術者得定於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語錄〕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詞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

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劃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劃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卻是見得箇道理。卻成一部禪。他和禪也識不得。（葉賀孫。）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都說一截話。終不說破是箇甚麼。然皆以道義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吳必大。）

〔文集〕答葉正則書云。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并坐移晷。觀左右之意。雖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有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柱。只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

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佛書。乃知世外環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辛亥後。

答項平父書云。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壬子〔語錄〕陸子靜分明是禪。但卻成一箇行戶。尚有箇據處。如葉正則說。則只是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魁偉底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既說不亂三綱五常。又說別是箇魁偉底道理。卻是箇甚麼物事。也是亂道。他不說破。籠統恁地說以謾人。及人理會得來。都無效驗時。他又說你是未曉到這裏。他自也不曉得他之說。最誤人。世間獃人。被他瞞不自知。黃義剛。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大略。湯泳。葉正則作文論事。全不知些著實利害。只虛論。蕭振。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春二月。有旨趣之任。復辭。并請補祠秩。許之。

〔年譜〕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疾速之任。先生猶以補祠秩爲請。遂許之。

〔文集〕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

〔年譜〕先是韋齋嘗過其地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至是卒成韋齋之志。遷焉。以六月落成而居之。洪本〔文集〕告家廟文云。熹罪及不天。幼失所怙。祗奉遺訓。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以妥祖考之靈。

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辭。

〔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春間蒙恩獲安祠館。感戴蓋不勝言。今者曾未逾年。又叨除目。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人材。不忍使其終身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此。而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自度實難冒受。以誤使令之意。已具狀辭免。欲望鈞慈。特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

〔文集〕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是歲。孟子要略成。

〔語錄〕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及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

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葉賀孫。）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維。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卻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將去。（葉賀孫。）敬之問要指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卻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葉賀孫。）問孟子首章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托始之意甚明。先生所編要略。卻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陳時舉。）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春正月。有旨趣之任。復辭。

辭免狀二云。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前狀所陳。委曲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益嚴。是敢昧死復有陳述。伏惟朝廷再爲開陳。收回誤恩。復還舊秩。不勝祈懇激切之至。

〔文集〕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二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辭。

〔年譜〕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虜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已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先生以

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告詞云。十國爲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據湖湘上遊。賜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爲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爲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爲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爲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事多訓。可紹熙四年十二月某日。中書舍人樓鑰行詞。〔文集〕與留丞相書云。熹迂闊鄙儒。多致齟齬。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以秉鈞之初。首加拔用。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粗伸己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也。今相公郊居累月。一日來歸。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君相之恩。隆厚若此。自當黽勉拜命。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矣。願相公深

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語錄〕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歸白廟堂。所以得帥長沙之命。王過

〔文集〕辭免知潭州狀一

五月甲寅。六十五歲。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

〔年譜〕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某。但其性剛。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祗成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四月啓行。洪本

〔文集〕辭免知潭州狀二

夏五月五日至鎮。

〔年譜〕在途所次。老稺攜扶來觀。夾道填擁。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先生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溢於戶外。士俗懽動。

洞獠侵擾屬郡。遣使諭降之。

〔年譜〕猺人蒲來矢。出省地作過。或薦軍校田幵可用。先生召問之。以爲可招。期以某日不俘以來。將斬汝。幵即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幷其妻子俘以至。

官給衣冠。引赦不誅。

奏劾將官陸景任。

奏狀言。潭州東南第八將從事郎陸景任。病患厄羸。不能行立。兵官職事。難以倚仗。欲乞改與宮觀差遣。別選材武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

〔文集〕奏劾陸景任狀。

祭南軒張公祠。

〔文集〕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南軒墓文。

修復嶽麓書院。

委教授牒云。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爲有志之士。求師取友。以爲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而比年以來。師道凌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識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到官兩月。困於簿書。未及一往。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其廩給依州學則例。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撥入。凡使爲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年譜〕先生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

洪本

〔文集〕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申請飛虎軍隸本州節制。從之。

〔年譜〕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人爲百姓害。郡不能禁。且本路別無軍馬。惟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遙隸襄陽。不便。遂有是請。洪本

〔文集〕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六月。申乞放歸田里。

〔年譜〕時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放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甯。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之人。無所逞其志而爲亂。不然。則以一介書生。彊而置諸數千百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熹雖至愚。自知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鈍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近奉大行壽皇聖帝遺誥。攀號不逮。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行狀〕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卽位。不果上。

〔文集〕乞放歸田里狀。

秋七月。光宗內禪。甯宗卽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宋史〕甯宗本紀云。七月庚午。召祕閣修撰知潭州朱熹詣行在。〔年譜〕甯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先生行且辭。先是蜀人黃裳爲嘉邸翊善。善講說開導。上學頓進。一日光宗宣諭云。嘉王進學。皆卿之力。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光宗問爲誰。對曰。朱某。彭龜年繼爲宮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曰。朱某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某之說云何。蓋傾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召用。洪本

〔行狀〕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

〔文集〕辭免召命狀。

立忠節廟。

〔年譜〕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九人皆以忠節歿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又考譙王本傳。並象其參謀數人。立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後赴闕奏事。特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洪本

〔文集〕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

〔年譜〕先是漳州任內列上釋奠禮儀已條奏得請施行而復格不下至是前太常博士詹元善遷爲太常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勅命下之本郡吏文重複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先生以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苦日病乃力疾躬爲鉤校刪剔猥雜定爲數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宮府屬縣日關帥司幷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未幾元善補外而奉常亦不復下其書他州矣。洪本

〔文集〕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八月赴行在。

〔年譜〕先生行至宜春門人劉勷遮道請見曰先生此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生曰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爲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爲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啓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洪本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前來供職。

〔宋史〕甯宗本紀云八月癸巳以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年譜〕先生辭奏事之命兩旬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爲超躐不次之除難以祗受乞以舊官奉祠辭者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

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尙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告祠云。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帷。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頒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位朱熹。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士論。且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於馮翊。不如賓之本朝。召賈傅於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遄驅。可。紹熙五年八月某日。黃榦行詞。〔文集〕奏狀二云。臣昨辭召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免詔除。又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答蔡季通書云。至臨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歸里中。未決。今旣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乃出上意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增置講員。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萬無疆之休。義不可不往。遂自臨川改趨信上。以俟辭免之報。

〔文集〕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奏狀二

九月奏乞帶元官職奏事。

奏狀云。次對異恩。無故超授。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已卽日起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卻俟面奏辭免。

別聽處分。

〔文集〕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詣闕奏狀三。

晦丁亥至潭州。次于郊外。

〔年譜〕先是先生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留丞相正：出知建康。）有憂色。學者問其故。先生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先生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使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然不決。先生曰。彼方爲几。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先生憂之。

冬十月己丑。入國門。申省乞帶元官職奏事。

〔文集〕申省狀。

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年譜〕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此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不越須臾之頃。而宗社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亦可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慊。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

憂之然而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卽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若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人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益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日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衞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煥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機有未盡去則又在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唯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待違覺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深留聖意而極圖之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

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而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册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

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亟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光明。於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有餘榮矣。又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官吏往往苟逭目前。多方趣辦。尙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愈見逼迫。無以爲計。欲望聖慈。特詔本路帥臣監司諸郡並行均節。痛加退減。指定奏聞。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而有不奉詔者。亦無以逃其罪矣。又言湖南州郡。從前邊防全無措置。因令州守臣條畫到移置寨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已經具奏。欲望明詔大臣。早賜處分。俾所司公共相度。從長區處。庶爲一方永久之利。又言。潭州城壁剝落摧圮。乞行下計度修築。以爲永久不虞之備。

面辭待制侍講不允。

〔文集〕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辭免待制侍講面奏劄子。

壬辰。申省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

申省言。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奉旨不允。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報効。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熹之愚死有餘罪。欲望朝廷特爲開陳。與免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容熹卽日拜命供職。不敢數具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尙書省。

〔文集〕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丁酉奉御筆不允。乃拜命。係銜供職。

〔行狀〕既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文集〕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云。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令臣勿復牢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躐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意仰勤聖主。親御翰墨。俯賜褒諭。令勿牢辭。疎賤小臣。分不當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職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上孝宗山陵議狀。

〔行狀〕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

吉士。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文集〕山陵議狀。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

〔年譜〕庚子內引。辛丑進講。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係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幷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　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文集〕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允。

〔文集〕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奏狀二。

更化覃恩。授朝請郎。甲辰。賜紫金魚袋。

〔年譜〕告詞云。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歎而不忘也。長沙謀帥彊爲時起。肆予初政。式遄其歸。於以勸講。朕將虛己納焉。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冀樂告。可紹熙五年十月十七日。中書舍人陳傅良行詞。

奏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年譜〕時以雷雨之異.下詔求言.因奏.登極之初.已下明詔.獻言者衆.未聞一有施行.今日求言.殆成虛語.乞命後省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行.則求言之詔.不爲具文.庶聞者知勸.而言日聞.十七日奉旨.差沈有開、劉光祖.限十日內看詳聞奏.〔宋史〕甯宗本紀云.甲辰以朱熹言.趣後省看詳應詔封事.

〔文集〕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奏乞討論嫡孫承重之服.

劄子云.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以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世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至尊壽聖皇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甚盛德也.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尙有可議.欲望陛下仰稽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

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庶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宋史〕甯宗本紀云。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以聞。禮志云。初高宗之喪。孝宗爲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熹初至。不以爲然。奏言。已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尙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爲之制。勿使肆爲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

〔年譜〕奏上。詔禮官討論。後不果行。

〔文集〕乞討論喪服劄子。

瑞慶節奏乞卻賀表並乞三年內賀表並免。

〔年譜〕瑞慶聖節前一日。百官詣行宮便殿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立班投進。乞權免稱賀。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稱賀事。並依此例。有旨卻賀表不受。〔宋史〕甯宗本紀云。丙午以朱熹奏請。卻瑞慶節賀表。

〔文集〕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乙巳。晚講。

庚戌。講筵留身面奏四事。

〔年譜〕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

三數百間。欲徙居之。而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先生不勝憂慮。乃具奏四事。言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以爲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爲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啁譋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爲事。而無矜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山陵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鑒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修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願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

聞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卽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識。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上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降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尙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

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尙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攢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佑思諸陵之傍。僥那遷就。苟且了事。既不爲壽皇體魄安甯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衞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觀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饑餓流離之難。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衞。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卽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illegible]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音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

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煩煩聖聽亦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申小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上爲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文集〕講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閏十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年譜〕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先生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以入上喜且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先生頓首謝先生知上有意於學因復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略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靜動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力用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

章閣故事。至如羣臣進對。亦賜温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則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而不復以古之聖賢自期也。先生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洪本

庚申早講。辛酉晚講。

上論災異劄子。

劄子云。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烟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面目。皆爲沙土。此爲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蓋嘗聞之。商之中宗高宗。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伏願陛下視以爲法。克己自新。早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生靈守之在旁。懍懍然不敢復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勅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

〔文集〕論災異劄子。

甲子。上廟祕議。是日在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丁卯。宣引入對。

〔年譜〕孝宗將祔廟。禮官孫逢吉、許及之、曾三復等。初請祕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並祕僖宣二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乞議祕主所歸者。時宰相趙汝愚素主此說。諸儒給舍樓鑰、

陳傅良輩皆附和之。癸亥當集議。先生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宰相不聽。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議。樓鑰獨乞主並祧之說。丙寅得旨來日內引。丁卯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初先生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盡爲圖本。貼說詳悉。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乃國家始祖。自不當祧。高宗卽位時。不曾祧。壽皇卽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卽位時亦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敷語。俟徑批出施行。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卽以上意喻廟堂。則聞已毀撤僖宗廟而更創別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矣。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干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趙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論爲非。侍從之臣多附和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謂神宗復奉僖祖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乎。異議之徒。忌其軋己。借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至今恨之。洪本〔行狀〕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並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甯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

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既退。復以上意喻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己權姦。遂從而乘之。

〔文集〕祧廟議狀幷圖　面奏祧廟劄子並圖　議祧廟劄子　進議詔意。

戊辰。入史院。

〔語錄〕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爲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部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唯葉正則不從。（時葉翥爲檢討官。李閎祖。）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卽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册。系日月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爲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陳淳。）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

丙子晚講是日御批除宮觀戊寅付下附奏謝申省乞放謝辭遂行。

〔年譜〕丙子晚講留身申言前所奏四事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朕惓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留御劄詰諫上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戊寅韓侂胄遣內侍王德謙封內批付下先生卽附奏謝仍申省乞放謝辭得旨免謝出靈芝寺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給事中樓鑰交章留之皆不報。洪本。他日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何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初除某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吏部侍郎孫逢吉亦因講權與之詩反復以諷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宋史〕甯宗本紀云戊寅侍講朱熹以上疏忤韓侂胄罷。

〔文集〕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乞放謝辭狀。

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荊湖北路安撫使辭並乞追還待制職名。

〔行狀〕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　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年譜〕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遂除知江陵府辭並辭職名不允。

〔文集〕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

〔年譜〕初上之立也宰相趙汝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知閤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皇太后親屬也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太后許之乃命復呼侂胄

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先生離長沙已聞之。即惕然以爲憂。因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部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姦。龜年出讀使客。侂胄益得志。時丞相方收召四方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既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遺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先生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會先生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頗見嚴憚。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甚間之意。由是侂胄之計遂行。及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則內批徑下。先生既去國。彭龜年遂攻侂胄。因奏曰。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太暴。故亦欲陛下逐去此小人。既而省劄直批龜年與郡。侂胄由此聲勢益張。羣憸附和。幷疑及丞相。視正士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洪本

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於縣庠。

〔年譜〕邑宰司馬邁請爲諸生講說。先生辭不獲。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講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邁刻講義一篇。以傳於世。此乃先生晚年親切之訓。讀者其深味之。洪本

丁未。還考亭。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辭。

先生拜祠命。仍辭待制職名。

〔文集〕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一。　奏狀二。

竹林精舍成

〔年譜〕先生既歸。學者益衆。至是精舍落成。率諸生行釋菜之禮於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後精舍更名曰滄洲

〔文集〕滄洲精舍告先聖文。